

を持つかという質問を、多勢の人から受ける
が、作品の舞臺はすべては土の中に埋まつて
あり、その上、無量とでも言う他はない。

西域小説集

も唐代の敦煌も、これまたみな砂に埋まつ
ている。往古の干闥も、
る。西域の古い歴史はみな砂の中に埋まつて
しま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井上靖 著

西域小说集

郭来舜 译

戴璨之 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西域小说集

(日)井上靖 著

郭来舜 译 戴璨之 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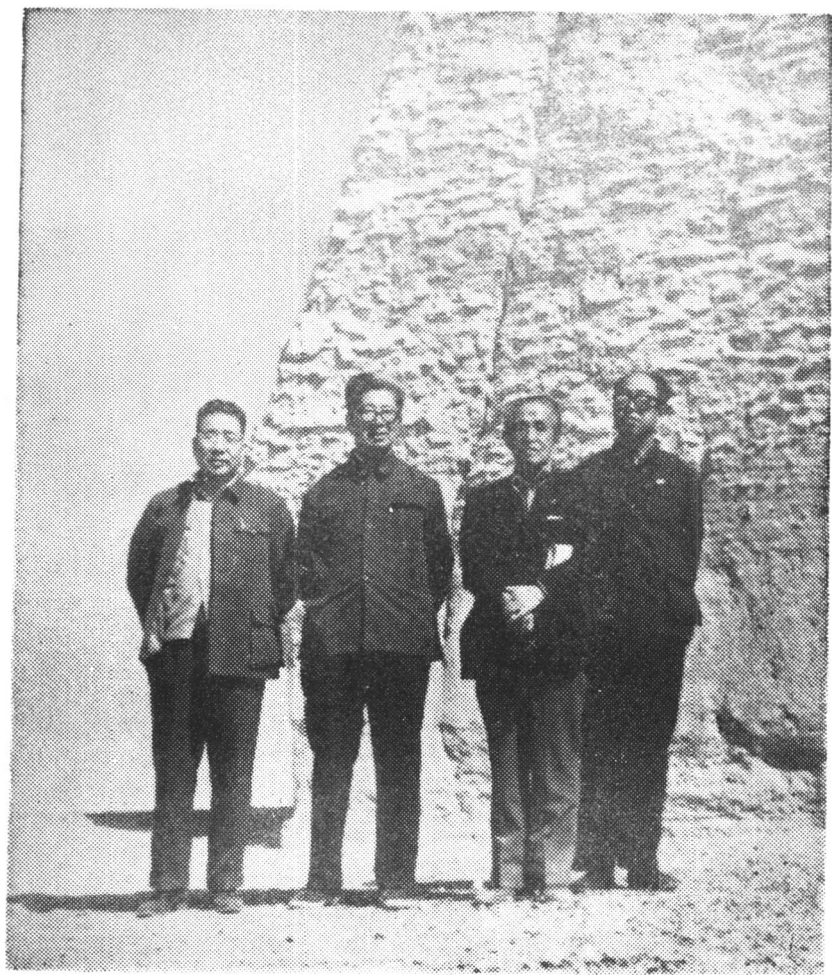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3 印张8.25 字数171,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80

书号：10096·377 定价：1.10元



1978年5月摄于甘肃省玉门关，右起第2人为井上靖先生。

序

收到兰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郭来舜氏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信中说，郭氏将我的小说《敦煌》、《楼兰》、《异域之人》、《洪水》等翻译成中文，合为一册《西域小说集》，近期将在甘肃省出版。我同郭来舜氏，几年前从敦煌到兰州曾一起旅行，是故知的关系。

这些作品的题材，有的仰仗正史，有的依据稗史。我想，或许可以总括起来称之为历史小说。

《敦煌》以河西走廊地区为主要舞台，《楼兰》、《异域之人》、《洪水》等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带为主要舞台，但其中任何一篇都是未经实地踏察而执笔写作的。我真正涉足于成为这些小说舞台的地区，是自作品发表已经过了二十年之后。由于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光辉的时代，承蒙中国方面的厚意，我两次赴河西走廊，三次赴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得以周游了自己的小说的舞台。

很多人问我，涉足于这些地方，产生了何种感想。我只能说，作品的舞台业已埋在土中，这一点使人无限感慨。作为小说《敦煌》舞台的当时的凉州城和甘州城，都已埋在流沙之中。汉代的敦煌城、唐代的敦煌城，也都埋在流沙之中。古昔的于阗也是一样。西域古老的历史都已埋在流沙之中。

在这些旅行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前年（一九八〇年）走访西域南路的民丰、且末、若羌、米兰等所谓西域南路东部地区的诸部落。小说的舞台都已埋在流沙之中，但是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以及流沙，都不禁使人想到：或许自古以来它们就是这个样子吧。每天晚上，在呼号的风声之中，我睡得难以名状的安宁。这是只有在年轻时倾注了热情的小说的舞台之处才能有的、安宁的睡眠。

最后，向为翻译我年轻时写的西域小说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郭来舜氏表示衷心感谢。

井上 靖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东京

井上靖和他的西域小说

日本作家井上靖，一九〇七年生于日本北海道上川郡，自幼由祖母抚养长大，父亲是位军医。一九三〇年入九州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学习，后转入京都大学哲学专业，专攻美学。在大学期间，他热衷于诗歌创作，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诗作，而后又开始写小说。一九三六年三月毕业于京都大学，同年发表小说《流转》，获千叶龟雄奖，这是他开始文学生涯的第一步，后以此为契机任《每日新闻》报社的记者。一九四九年，四十二岁时，发表了成名作《猎枪》和《斗牛》，翌年，《斗牛》获得日本最著名的文学奖——芥川奖。从此，他便辞去记者工作，专事创作。

写作诗歌、学习美学、担任记者，这三段经历对井上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写作诗歌使他的文学语言更为凝炼，同时也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诗的意境；通过美学的学习，使他具备了一双审美的眼睛，能够在文学创作中注意贯彻美学原则；而记者的经历又使他养成了敏捷发现和迅速处理素材的能力。

井上靖四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活动，同一般作家相比，已是相当迟了，然而由于他生活基础雄厚，勤奋治学，潜心创作，频频有大作问世，终于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当代日本文坛的重镇。他的

作品卷帙浩繁，种类极多，只《井上靖小说全集》就有三十二卷之多。现在他虽早已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止，在国内外交有很高声誉。他于一九八一年任日本笔会会长，现在还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日中友好和两国的文化交流花费了不少心血，他曾二十五次来我国访问，并两次来甘肃沿古丝绸之路进行考察，回国后写了不少散文、游记，最近日本出版了他的长篇游记《我的西域纪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在他的丰富多采的作品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风格特色博得广大读者的赞赏。西域，曾经牵动过多少人的情思，激起过多少人的向往！古今中外研究西域的著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古往今来，多少游人学者为一睹她的风采，而不惜迢迢万里、远涉重洋。然而，专以西域历史为背景来创作小说，当推井上靖为第一人。

一个异国作家，为什么要以古西域为背景来创作历史小说呢？井上靖回答：“在学生时代，我曾想涉足于西域。在那个时代，我就想，能不能真的到西域去旅行呢？”“西域，这个词中一直就充满着未知、梦、谜、冒险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还说：“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阅读有关西域的东西。不知从何时起，对于作为通往西域入口处的敦煌附近的几个都邑，我都分别有了自己的印象。这些印象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并且极其自然地在我心中产生了。”诚如作家所言，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憧憬和向往古西域的文物风貌，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当时日本学术界研究西域的成果和动向，并

阅读了《史记》、《汉书》等大量中国古代的典籍。这对于作者后来创作西域小说，无疑是种下了一颗饱满坚实的种子，最后终于萌发、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

井上靖是一位具有“特殊的才情”的作家，他博览群书，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当今学者的著作中去积极发掘有益的素材，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西域小说。例如，他根据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过程和各国敦煌学者的研究成果，创作出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敦煌》；根据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在罗布泊一带的发掘，衍出发人深省的小说《楼兰》；根据《汉书》等的记载，写出描绘班超的《异域之人》，等等。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历史上的真人，如班超、李元昊、曹延惠等，也有虚构的人物，如赵行德、尉迟光等。《敦煌》中的西夏王李元昊、沙州节度使曹贤顺、瓜州太守曹延惠，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但这未妨碍作者将这几个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尽管作者着墨不多，而李元昊的不可一世，曹贤顺的大义凛然，曹延惠的懦弱无能，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小说《敦煌》中，作者还虚构了赵行德、朱王礼、尉迟光这三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典型人物。赵行德作为一个落魄书生，性格是很复杂的，作者从多侧面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使他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使读者与他同喜同忧，和他一起去历经坎坷。此外，朱王礼的粗犷豪放，尉迟光的凶悍贪婪，也刻画得细致入微，十分传神，富有立体感。

再如《洪水》中的索励，作家用传神之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畏险阻，勇于同大自然搏斗，最后壮烈牺牲的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几千年之前，当人类还没有认识和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时，他在自然灾害面前毫不畏葸，敢于斗争，这难道不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吗？索励和他的部下虽然消失在黄浊的洪水之中，而他们那种一往直前、勇武不屈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心中。

井上靖在日本文学界素以善于描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著称。作者在西域小说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通过塑造的人物来表现作者的追求。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于一九〇〇年被发现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接踵而至，盗走了洞内收藏的大批珍贵经卷文物，使各国学术界为之一震。然而，洞中为何收藏了如此众多的经卷文物？它们是何时由何人藏入洞中的？这早已成了千古不解之谜。井上靖通过赵行德从热衷于科举到抛弃功名之心的过程，描写他执着地去追求解读西夏文字，去西夏途中被迫当兵参战，后来信奉佛教，在战乱之中煞费苦心地把大批珍贵经卷藏入莫高窟的秘洞之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是那么自然，那么符合生活的逻辑，犹如风吹水面，自然成文，丝毫不见刀斧痕迹，却充分表现了赵行德精神信仰及其个人追求的转变与升华，并向读者交代了藏经洞来历的合情合理的缘由，委实令人叹服。

再如小说《楼兰》，史料中关于楼兰古国的记载仅有寥寥数笔，真是凤毛麟角。作者却把斯文·海定的发掘同史料中的楼兰联系起来，描写楼兰古国由于身处要地，在汉朝与匈奴之间几次倒戈，而后迁都鄯善，王后自杀，直至风沙淹没楼兰城，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楼兰古国由盛而衰，终至灭亡的

整个历史过程，读来有声有色，令人神往。

井上靖在写小说时喜欢用一种诗的笔调，造成一种诗的意境。可以说他是诗人型的小说家，或小说家型的诗人。他的西域小说也洋溢着浓郁的诗的情调和气氛，《楼兰》中关于楼兰古国四周环境的描写犹如一首田园诗；《洪水》中关于索励率领大队人马同洪水搏斗的场面的描写，颇似一首强烈的抒情诗；整部《敦煌》简直就是一卷壮丽的史诗。作者还创作了不少散文诗，同时称自己的散文诗是“某些地方同诗有着关系的文章”。这种散文诗般的描写充溢于他的西域小说中，俯拾即是。这也是井上靖西域小说的特色之一。

井上靖的西域小说集，有如一套组画，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充满谜梦的西域历史；又如一曲交响乐，用诗一般的旋律，表现了令人神往的西域风情。一个外国作家，对中国的历史文物竟如此熟悉，能够以古西域为历史背景写出一篇又一篇动人心弦的小说，实为当今文坛上的一大奇观，这与作者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一九八〇年，笔者曾陪同井上靖先生游历河西走廊，目睹了他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风，至今难以忘怀。无论是在夜深人静的旅馆里，还是在颠簸不已的吉普车上，他一直都是手不离笔地记录着。他不顾年过古稀的高龄，沿途寻访丝绸之路的遗迹，向各处的有关人士了解河西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他离开兰州的前夕，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新闻：从起点到终点，他已经把古丝绸之路整个游历了一遍！作者亲临访问自己小说中曾经一再描写过的地方，该是多么激动，所以，当他登上帕米尔高原时，竟然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小说中，寄托了作者对古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情思与向往，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景仰之情。他的西域小说，取材广泛，笔墨酣畅，构思巧妙，人物鲜明，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和研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对于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对于继续研究和探索古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奥秘，对于繁荣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当会有所裨益。

最近欣闻井上靖先生以孔子为主要人物，正在创作另一部以古代中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让我们从遥远的丝绸之路上祝愿井上靖先生在文学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郭来舜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兰州大学

内 容 提 要

本集共收入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以我国古西域和丝绸之路为背景创作的历史小说四部。其中，《敦煌》描述了宋代一个落魄书生赵行德坎坷离奇的遭遇，揭示了莫高窟藏经洞的奥秘；《洪水》通过记叙后汉大将索勋及其部下与洪水的一场恶斗，赞颂了古代勇士们敢于同大自然搏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楼兰》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古楼兰国的变迁与兴衰；《异域之人》则艺术地再现了班超出使西域的传奇经历。这些作品构思奇巧，笔墨酣畅，展示了古西域和丝绸之路梦幻般的绚丽风光，读之令人神往。

目 录

序.....	井上 靖 (1)
井上靖和他的西域小说.....	(1)
敦 煌.....	(1)
洪 水.....	(178)
楼 兰.....	(196)
异域之人.....	(237)

敦 煌

第 一 章

赵行德为参加进士科举考试，离开湖南农村的家乡，上京来至都城开封。这是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一〇二六年）春天之事。

当时乃是举世皆为官吏万能的时代。为防止武将跋扈而重用文官，政府的这一方针，自太祖开始以来历经太宗直至仁宗当政，丝毫没有改变。兵部要职均由文官出任。求学做官，是求显达的人共同选择的道路，金榜题名乃是飞黄腾达的阶梯。

宋仁宗的前朝天子真宗，亲自作《劝学诗》，使天下周知靠学问而登第发达是得取富贵的捷径。——富家莫用买良田，书中自有粟千钟。安居莫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只要以优秀成绩考中进士，宰相以及一切高官无不可及。即使成绩并非优秀，各州的通判等职也多由中第者里选拔。正如真宗诗中所说，黄金也好，美人这好，一切都可以靠读书而得。

赵行德上京所参加的这次科举考试，从各地云集京师者

实达三万三千八百人之多，预定从中选拔五百人。他从春至初夏一直在京城留住，寄寓于西华门附近同乡熟人的家中。京城的三市六街到处都是应试众生，既有年迈者，也有年轻人。在此期间，赵行德已以优秀成绩通过了礼部的经帖、杂文、时务策五道、诗赋等项的考试。

日渐热起来的初夏的阳光，透过榆树叶照射在京城的大道上。这一天，他接到通知，命他在吏部接受身、言、书、判的考试。身是体貌魁伟；言是言词辩证；书是楷法遒劲；判是精于判文文理。如果能通过此次考试，而后就只剩殿试时应答天子的策问了。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这些佼佼者自不必说，所有金榜题名者，其辉煌前程也要在此而定。

赵行德不以为应试者中能有几人学问在己之上。实际上，他也有值得如此自负的理由：生在儒者之家，自幼亲于学问，直至三十二岁的今日，可说是书本从未离身。前几场考试，对赵行德说来，都是轻而易举通过的。每一次都有成百上千的竞争者如同过筛一般，被渐次淘汰。赵行德绝然不能想象自己应试时会与落第者为伍。

这一天，赵行德前往考场。考场被指定在尚书省内的一个院落里。应试众生汇集在四周被回廊围绕的候试的院落里。

应试者们由考官一个一个点名，然后沿着长长的回廊被引到试场那边去。在叫到自己名字之前，应试者们或者以各种姿势坐在安放于庭院四周的椅子上，或者徘徊于院中的几株老槐树之间。在干燥的空气中，风不断地吹拂着。迟迟没有叫到赵行德的名字，他坐在墙角的一株大槐树底下，消磨着这令

人不安的、漫长而无聊的时间。在此期间，睡意轻轻袭来，赵行德闭上了眼睛。他交叉双臂，取了一种稍稍上仰的舒适的姿势。虽然还在不断地叫着新的名字，但在赵行德的耳中，这种声音渐渐地远去了。

赵行德不知不觉地沉入睡乡。他梦见被引至天子面前，考场两侧整齐地排列着身着蟒袍的高官，中间放着一把椅子。赵行德毫不畏惧地走到中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他看到自己前面六尺左右之处高起一层，那上面低垂着薄薄的帷幕。

“你认为何亮的安边策如何？”

帷幕深处发问道，声音之粗出人意外。所谓何亮的安边策乃是距今三十年前的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当时永兴军的通判何亮视察灵州屯田后上奏给当朝天子真宗的关于边境问题的建议书。那个时期，政府正因西夏寇犯西境而感到棘手。西夏问题已成为上溯至宋太祖晚年以来建国伊始的宋朝的大问题。何亮视察之时是边境情况最为紧迫的时期，而且自那时起直至今日，这一西夏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西夏是藏系分支的党项族所建立的小国，这个种族早就盘踞在五凉地方的东部。五凉是所谓夷夏杂居的地方，除党项族外尚有回纥、吐蕃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群居，其中几个业已建立了小小的王国。自太祖之时以来，独有西夏日益强大，不仅压迫其他民族，还开始屡犯中国西境。西夏表面上总是表现出臣属于宋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也接受中国宿敌契丹的册封。其反复无常的态度成为宋朝历代烦恼的根源。邻接五凉的灵武之地几乎每年都要受到西夏骑兵的蹂躏。因之在何亮呈奏安边策的前一年，朝廷里甚至有放弃灵武之说。